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

金线小卷 忘年交

杨 苒
赵 蘅
范玮丽 著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

杨 苾 赵 蘅 主编

金丝小巷 忘年交

范玮丽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丝小巷忘年交 / 范玮丽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12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 / 杨苡, 赵蘅主编)

ISBN 978-7-5317-3381-2

I. ①金… II. ①范… III. ①杨宪益 (1915 ~ 2009) —生平事迹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542 号

金丝小巷忘年交

作者 / 范玮丽

封面题字 / 杨宪益

主 编 / 杨苡 赵蘅

出品人 / 宋玉成

责任编辑 / 聂元元 刘铭坤

装帧设计 / 袁洁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138 千

印 张 / 8.75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81-2

定 价 / 40.00 元

写在前面

转眼宪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五年了。距离老人为我尚在孕育中的书写下“金丝小巷忘年交”的题目时日更久。

五年中，我去过伦敦，参加杨戴的英国友人及汉学家们为杨宪益举行的周年祭；我去过牛津，参加墨顿学院为杨宪益、戴乃迭植纪念树的活动；我去过大英图书馆，继续阅读戴乃迭的书信。然而，我的书却迟迟没有进展，似乎无形中总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正是杨宪益刚正不阿的性格决定了他晚年的命运。

记得是 2009 年的 6 月，我们的谈话提到了二十年前

的往事，我天真地说，如果有一天世事发生了变化，那您家就不会“门可罗雀”了——即便不恢复 20 世纪 80 年代的“高朋满座”，也得是大小媒体蜂拥而至，因为那时您就是大家可以公开致敬的英雄！老人听后淡淡一笑：“哪里会成什么英雄。”

当时我只把那淡淡的一笑当作老人惯常的超然，今天再回望，我在那淡淡一笑的背后看到了老人的无奈与无望——又是五年过去了，“平反”或者正名似乎变得更加遥远。

如果写杨宪益、忆杨宪益，如何可以绕过那一场风波？如何可以回避那个将杨宪益的晚年切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的事件？

如果我要为自己难产的书找一个借口，那就是我一直在期望、在等待，期望有一天我可以恣意书写杨宪益；等待那“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一天。

然而五年过去了，依然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不能再等待下去。我相信，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细心的读者也定能感受到杨宪益老人那永不凋朽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芬芳。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为我特制了倒计时的“紧箍咒”，使我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拖延，终于催生了《金丝小巷忘年交》。

感谢《悦读》《经济观察报》多次刊载了我书中的章节。两位编辑，褚钰泉和杜然——一位是我敬仰的兄长，一位是我钦佩的年轻朋友——以他们的勇气和良知不断为我打气，使我能够坦然面对道路的曲折。

感谢杨家人对我的接纳与支持。鲐背之年的杨敏如和杨苒二位先生，以她们对哥哥的爱戴与怀念给我以大力协助和厚爱，令我感动不已。杨荧和杨炽为我提供了各种线索和帮助，使我能够敲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远在英国的希尔达老人（戴乃迭姐姐），虽年过九旬，双目失明（因退行性黄斑变性成为法定盲人），却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我的采访，一次又一次地带我走进她深深的回忆，甚至亲自陪同我去拜谒伦敦郊外杨烨的墓地。希尔达的女儿璐丝不厌其烦地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我的各种问题。

还有把我领进小金丝胡同6号的赵衡，是那扇门、那间屋和那坐在绛红色沙发上的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感激我们的相遇、相知和日益加深的友谊。

还有用镜头记录了我和宪益老人交往中点滴瞬间的阿傅，是他的高度前瞻和职业敏锐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是他的鞭策、拨点，让我面对挫败时选择了坚持；我同样感激我们的相识相知和友谊。

我深深感谢家人的支持。小女儿默蕾制作的精美西点，让我能够一次又一次给老人带去欣喜；大女儿默娜陪我采访希尔达和布兰辰黎博士（杨宪益墨顿学院的同学），用镜头记录了我们面对面的时光；JL 陪我拜访希尔达，陪我们一起去杨烨长眠的亨敦公墓，虽然平日从不摸相机，却端着我的相机在郁郁葱葱、墓碑林立的亨敦公墓跑前跑后，为我和希尔达的足迹留下了难忘的画面。

应该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大英图书馆亚非手稿阅览室的 Nisha，在戴乃迭书信尚未编入目录、进入正常阅读流程时，为远道而来的我提供了阅读机会。比如杨宪益昔日的同事：陈丹晨、吴寿松、赵学龄、熊振儒等等都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挖掘记忆，提供材料。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列举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请大家知悉我心中的无限感激。

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的一年中我频频搬家，居无定所。7 月份我又一次大迁徙，漂洋过海，萍踪浪迹，苦于无处安放一张书桌。是好朋友 Simone 的慷慨与信任，使我能够把漂泊的书桌安放在她 Mission Viejo 湖边的美丽别墅——环境优美静谧；文字或如潮水般喷涌，或如涓涓细流，或像海绵挤水，终于如期汇入《金丝小巷忘年交》。

Thank you, Simone, with all my heart !

2014.9

Mission Viejo, CA

目录

MULU

1	写在前面
1	自序 难忘小金丝
7	第一章 浪漫预言
32	第二章 漫漫回家路
44	第三章 “一脚踏回中世纪”
59	第四章 渝黔奔波
79	第五章 东下，北上
99	第六章 红色风暴
119	第七章 银铛入狱
138	第八章 “拘留”结束了

157	第九章 “我不是红学家”
169	第十章 纷至沓来的“乌纱帽”
183	第十一章 烨，耀眼的火光
218	第十二章 “我想回家”
232	第十三章 哭宪益笔记
250	附录一 最后的诗
255	附录二 牛津植树

自序 难忘小金丝

我是一片云，飘进先生依然灿烂的余晖；

我是一棵竹，根须伸到先生脚下的一方净土。

我感激宪益先生的忘年之交；

我感激在先生身边遇到的每一位朋友。

我的人生因您而丰富。

初识先生大名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我还是一名“77 级”英语专业的大学生。

改革开放的浪潮正风起云涌，“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一个文学的春天，在乍暖还寒的季节破土而出了。不仅新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各类中外古典名著也重新出版，

英语的原著和中国文学译著也开始走进书店……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让人目不暇接的春天。各种文学名著，把我一次次拉进书店；囊中羞涩的我，宁肯压缩伙食费，也要争取把心爱的书捧回宿舍。就这样，我与英文版《红楼梦》不期而遇了。它的精美印刷，丰富插图，一下子就让我爱不释手。尚未读过中文版的我，手捧三卷本英译《红楼梦》走进了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世界，从此成了他们的“粉丝”，尽管当时“粉丝”一词尚未提高身价，走出食品的行列。

20 世纪 80 年代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尝试着翻译了数首舒婷的诗，并冒昧地把译稿寄给戴乃迭先生求教。没想到两星期后就收到了乃迭先生的回信，对我不仅鼓励有加，还在我的译稿上用红笔做了详细点评，令我深深感动。

一直仰慕他们，却未曾谋面。出国多年，我也始终通过西方媒体关注他们。

1989 年在大洋彼岸读到杨宪益的消息；1999 年，还是在异国他乡读到戴乃迭辞世的消息。直到 2007 年的春天，我才有幸走进北京后海附近的小金丝胡同 6 号。

导师巫宁坤^①先生的女儿回国探亲，受父亲之托前去探望杨宪益先生。已经“海归”的我欣然陪同前往。

当时，九十二岁的老先生已经同病魔有过几次交锋，右手、右腿都已不听使唤。坐在绛红色沙发椅上，老人同我们一一握手，并一再道歉，腿不好，不能起身。

我坐在老人身旁，环顾着洒满阳光的客厅，古旧得辨不出颜色的条案，书柜里满得要外溢的外文书，墙上的字、画，无不散发着古朴与宁静。

朋友说杨家早已不再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老人常常就这样坐在沙发椅上，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尽管老人眼睛里透着淡泊，言谈举止超然，我心里却有些不平。这就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卓越贡献，为抗美援朝捐过飞机，为故宫博物院捐过上百件珍贵文物，为国家保住了

^① 巫宁坤（1920— ），英美文学教授、翻译家。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3年赴美为美国空军“飞虎队”做翻译，后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曼彻斯特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曾与查良铮（穆旦）、李政道等做室友。朝鲜战争爆发后，因美国教授撤离，燕京大学急聘巫宁坤回国任教，巫毅然放弃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51年归国，先后于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主要译著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等。199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回忆录《一滴泪》，中文版分别于2002年、2007年在台湾出版。现定居美国。

四千多片商朝甲骨的杨宪益先生的晚年生活吗？友人王世襄的题字“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悬挂在客厅一侧的高墙上。先生自是名士，先生堪称圣贤，但晚年的寂寞也未尝不是一种无奈。

我对先生的景仰，对先生的爱戴，在那一刻凝聚成一股强烈的愿望：我要陪伴先生，了解先生，我要写写杨戴的传奇爱情和他们戏剧般的人生。于是有了我每周造访小金丝的难忘经历。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每周一次与老人对坐，如清风拂面。

我们谈读书无禁区、思想无束缚的年代；谈他的私塾教育和我少时的文化饥荒；谈他学生时代的博览群书和现今的应试教育；谈他众星捧月的童年、少年，却没有被宠坏；谈他从豪门阔少到党员同志；我们谈“文革”反思，谈“三顾茅庐”和“七擒孟获”。

我们谈文学，谈翻译，谈他如何“平生厌读《红楼梦》”，我为何不喜欢简·奥斯汀；他最终以《红楼梦》译者闻名世界，而我最早付梓的文字是翻译关于奥斯汀的文学批评。

我给他看我去牛津寻找他和戴乃迭足迹所拍的大量照片，让他想起撑篙荡舟察威尔河的美好时光。给他看我在墨顿学院档案馆里搜到的 1936 年墨顿新生的集体照——44 个西装笔挺、英姿焕发的小伙子中只有一张东方面孔；他早已不记得还有这样一张照片。

我告诉他在大英图书馆读到许多戴乃迭给亲友的书信，那是记录中国生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赞叹戴乃迭很会写信，也很能写信。

我惊叹他把一尺多厚的《资治通鉴》翻译手稿轻易送给了国外汉学家，他说没什么，汉学家也想翻译《资治通鉴》，他的译稿对他们也许有参考价值。

我们谈他和戴乃迭的四年牢狱，他说没什么，自己没受什么大罪，狱友们也对他很尊重；若在外面，也许早被打死了。倒是戴乃迭不易，四年单独监禁，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自言自语。

我们谈他和戴乃迭的永恒爱情，从诗情画意到颠沛流离，从领袖座上宾到政治阶下囚；谈他们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却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我们谈当代人的爱情短暂，婚姻易变；谈当代社会的

物欲横流，理想缺失；甚至谈我自己的人生惶惑……我们就这样，天南海北，想到什么聊什么。久而久之，似乎变成了朋友，忘了我要写书的初衷。

然而，有一天老人失声了，我们的交流只能通过眼神和手的触摸。

又一天，老人走了。

我过去三年的人生轨迹改变了。

我不再每周一次沿机场高速从北五环奔二环去造访小金丝胡同。

我开始奔波于伦敦、牛津；北京、南京。

我开始从旧书市场上淘书，搜集所有外文出版社早年出版的杨戴译著、熊猫丛书。

我在记忆中回味自己的好运，感恩忘年交的缘分，搜寻那个把我从大洋彼岸引领进小金丝胡同的无形的线……它始于儿时对书本的饥渴，后来对知识的追求，再后来对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崇敬。

《金丝小巷忘年交》不仅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丰富的经历之一，也是我向杨戴二老最深情的致敬。

第一章 浪漫预言

最初想写杨戴之恋，因为我钟情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不朽爱情；更因为我鄙夷当下闪婚、闪离，追宝马、爱豪宅的“爱情观”。

有作家言，“这个时代拒绝深刻、拒绝意义、拒绝不朽”。我崇尚深刻、崇尚意义、崇尚不朽，所以杨戴的不朽爱情和事业上的珠联璧合，让我感到对当今的时代尤为有意义。

有朋友说，不要写“爱情”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同宪益老人面对面坐得久了、聊得多了，我也感受到了老人身上的更大“能量”，觉得爱情主题已远远不够。